

夏衍访谈录

李文斌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夏衍访谈录



夏衍访谈录

李文斌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1993

内 容 说 明

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整理、发表的夏衍同志观看影片的意见，这些文章除介绍了夏衍同志对影片及创作者的具体评价外，更多地概括了夏衍同志关于新时期电影创作和电影界体制改革的重要意见和主张，体现了老前辈对繁荣电影事业的关心和对青年电影工作者所寄予的期望，对我国电影乃至文艺事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刘仰宁

封面设计：费俊

责任校对：日光

夏衍访谈录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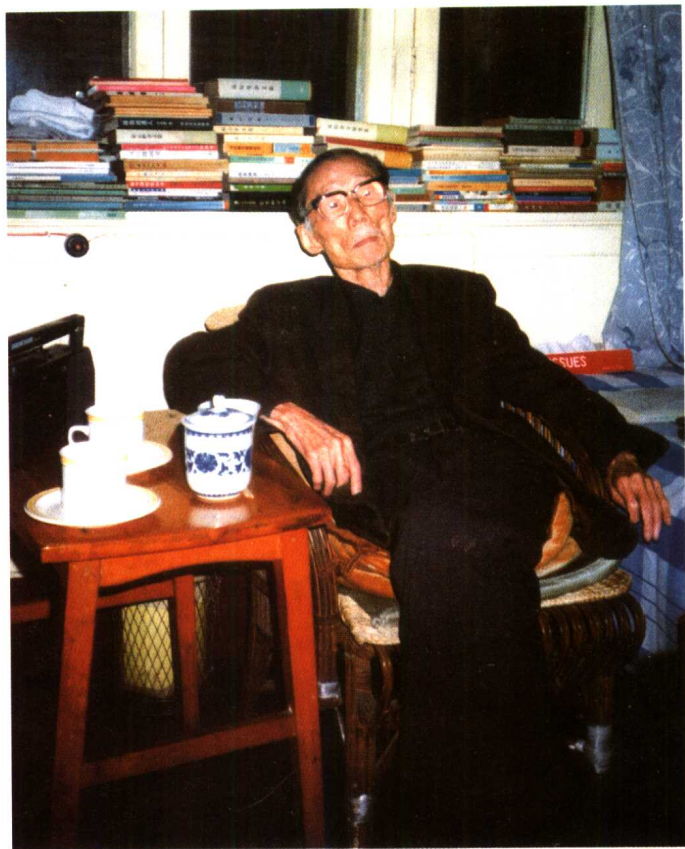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3.25 插页：4

字数：100000 印数：1000册

1993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106-00837-0/J·0448 定价：2.20元

夏衍同志近照



夏衍与陈荒煤同志





夏衍、刘晓庆与本书作者



夏衍与陆小雅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
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

越甲可吞吴

右条蒲松龄联作联应

文斌同志嘱

夏衍
八七年仲夏

目 录

序.....	荒 煤(1)
夏衍谈“简洁”和“精练”.....	(5)
中国电影必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夏衍同志访问记	(9)
抓紧体制改革 提高队伍素质	
——新春访夏衍同志.....	(12)
夏衍与刘晓庆谈话录(一)	(17)
为了中国电影的腾飞	
——记夏衍近年来审片时的谈话	(31)
夏衍同志谈片随记(一)	(48)
夏衍同志谈片随记(二)	(53)
夏衍谈影片《死神与少女》	(58)

改革,当今中国的主旋律	
——夏衍等同志谈纪录片《中国面向未来》	(60)
关于混录双片《红与白》座谈杂记	(64)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记夏衍同志关于电影体制改革的一席话	(70)
期望中国电影业年年兴旺	
——记夏衍和滕进贤一席谈	(73)
夏日访夏公	(76)
夏衍与刘晓庆谈话录(二)	(79)
夏衍访谈录(上篇)	(82)
夏衍访谈录(下篇)	(91)
后记	(101)

序

荒 煤

读罢《夏衍访谈录》，我不胜感慨！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位年逾九旬的前辈，在新时期以来，尽管已经不再领导电影工作，还一如既往，非常关心电影事业和创作，实事求是，既肯定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坦率地、严正地指出缺点和不足，针砭时弊，满怀热忱地寄予殷切的期望。

这些宝贵的意见，应该引起电影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每一个真正关注电影事业，愿意把电影创作质量搞上去的同志，如果认真思考，仔细研究，肯定会得到有益的教诲。

电影艺术去年在党庆 70 周年之际，一批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大决战》、《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的确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

但是，今年上半年，电影观众猛然大幅度下降，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很好地深入研究，切忌简单化、片面性，一窝蜂地去寻求一个救急偏方来解决问题。但归根到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管理体制要大胆改革；二是要提高创作的质量，二者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而关键还在于生产更多更好的影片。

电影界现在的确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之后,应该切切实实考虑: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电影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电视机、录像机、音像出版事业的大量发展,通俗歌曲、现代舞蹈的流行,通俗读物的畅销,国际文化、体育活动交流的频繁,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多层次、广泛普及的大文化环境,群众有较多自由选择的文化生活,事实上也已经培养了大批兴趣广泛、欣赏层次高低交错、趣味不一的观众与听众。这在客观上不能不激起一种自由竞争:怎样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一方面,多层次的观众要看自己愿意看、自己喜欢看的影片;另一方面,电影要生产能吸引更多观众的影片。“我放什么,你就看什么”、“有什么就看什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影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唯一拥有最多观众的艺术了。

发文件,组织观众看电影也未必有效,市场上就有这种情况:票房门前挂着“客满”的牌子,而影院内观众并不多,也是常见的现象。

这就是说,电影现在的确要争取观众,吸引观众;生产什么影片,从厂长到电影艺术家都要有竞争意识。

关键在于有清醒的头脑,懂得如何去竞争,如何发挥电影的特色和优势,拿什么东西去竞争,这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真正辩证地弄清楚数量与质量、主旋律和多样化、娱乐与教育、市场需求和商业化、观众的多层次和题材比例……等等许多实际问题。否则,片面强调主旋律,强调提高质量而限制数量,或者动辄一窝蜂制造某种热点,采取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办法,只求一时之效,这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这也就是说,要从宏观到微观,都要面对现实,总结历史经验,善于吸取国际电影方面有益的经验,抓住电影艺术特性,加以统筹安排,明确目标,制订规

划,采取有效措施,把生产搞上去。

在这本访谈录中,夏衍同志并没有全面地系统地谈到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细心读来,不难发现,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随意谈下的一些看来简单的意见,都是他一贯坚持不移的观点,也是我们过去在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经验。随便举例来说,他要求重视电影剧本创作的问题,注意电影特性的问题——如我们电影节奏慢,对话多且滥,演员不善于发挥面部表情的优势等,电影应该群众化,多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这可能现在还有的理论家认为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被遗忘,被歪曲,被讽刺,结果,电影艺术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混淆不清,甚至被否定了,这只能导致电影艺术创作走入狭谷。

国庆40周年、党庆70周年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有了重大的、历史性的突破,出现了新的转机,证明我们的电影艺术家完全有能力拍摄很优秀的影片。我真诚地期望电影界能够认真地总结经验,再进一步努力在反映当代现实生活,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于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题材方面,同样生产出优秀的影片,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只要努力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再进一步大胆改革管理体制,发挥一切优势去繁荣创作,提高质量,电影现有的困境是有可能打破的。当然,还有艰辛的历程,大意不得。

《夏衍访谈录》的出版,正好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很好的信息和建议,有利于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电影创作开拓一个新境界。我希望电影界能够就这些问题展开认真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以便促使电影更加健康地发展。

我也赞赏作者李文斌同志这种好学精神和尊老精神,长期不懈,坚持把采访夏衍同志的意见整理出来并撰写成文章,出了这样一本好书。

这也证明,“老经验”也并不可怕,不要简单地一概加以否定,只要人老心不老,思想解放,正确对待、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尊重艺术规律,发扬电影的特性,坚持正确的方向,肯定应该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又勇于探索创新,坚决克服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的干扰,一些正确的老经验也仍然可以焕发出青春,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真理是朴素的,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人们的认识总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会常常发生反复,一旦经过新的历史考验,又终于发现,原来某些经验都是完全符合发展规律的,是不应忘却的真理,还是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发扬的优良传统;问题在于随着实践的检验,不断结合新的形势,使之更完美,更健全,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高瞻远瞩,不断有所发展。

因此,我也愿借此机会向电影界的老同志呼吁一下,向夏衍同志学习,多结合实际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多提供些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电影事业发挥点余热,促使中国电影再继续向前推进!

1992. 6. 28

夏衍谈“简洁”和“精练”

夏衍同志在他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中，一向重视“惜墨如金”和情节语言的简洁和精练，他改编创作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电影文学剧本，都力求做到不超过四万字。他在指导电影创作中，也经常及时指出繁冗、拖沓、枝蔓太多的毛病对作品的损害。1960年他在一篇论述新闻纪录电影创作的文章中就曾指出：“解说词的最大问题是讲得太多、拖沓、不够简洁，加上所谓‘学生腔’、‘洋八股’，杜撰的形容词之类也没有绝迹。讲得太多，这是通病。首先应该明确：解说词的任务是补助画面之不足，而不是画面的重复。新闻纪录电影主要依靠形象来说明问题，而不要企求用解说来代替画面。……伊文思同志对《英雄赞》这部影片十分赞赏，他只提了一点意见，就是有些解说词完全可以不讲，讲了反而削弱了画面的感人力量。”他再三反对那些完全没有必要的“装饰性”的形容词和新八股的说教。第二年，他在另一封通信中写道：“看了《老挝见闻》、《中国佛教》等片，有一个感觉是：我们纪录片的解说词还是太多。片子的画面很动人，有些解说反而显得多余。我们总喜欢用朗诵调、或者喊口号的腔调，再加上讲得太多，其实，很多地方应该让观众自己去想象、体会，解说词和解说员不必那么慷慨激昂，讲个不休的。”

近几个月，夏衍同志看了一些国产影片和电影剧本，多次强调要注意影片或剧本的简洁的问题。他说，现在影片越拍越长，明明可以拍一部的却偏要拍上、下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内容庞杂，对白太多（且空泛），离开了影片内容和刻画人物的需要，随意塞进歌曲，甚至出现了无限制地加长影片片头字幕。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好的，一部只需要一个半钟点的故事片，往往拉长到两个钟点或更长些，观众对这个是很有意见的，这个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不久前，夏衍同志先后看了《莫让年华付水流》和《先驱者之歌》这两部优秀新闻纪录影片，他在充分肯定了影片在思想教育意义上和某些艺术处理上的成就之后，着重指出它们主题多、头绪纷繁、缺乏应有的剪裁等不足。他看完《先驱者之歌》后谈到这部影片的“美中不足”，他认为，最突出的一点是一个“多”字和“繁”字，也就是“贪多”，不够精练。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60年，可歌可泣的事，为革命而抛头颅洒鲜血的仁人志士，不是成千上万，而是上百万千万，要把这一切都在一部纪录片里表现出来，是不可能的，这就有一个提炼的问题，选择的问题，有一个繁和简、主题突出和分散的问题。他指出，烈士们的慷慨就义和他们留下的遗言，是很有教育意义和激动人心的，但在影片中从彭湃、方志敏、陈铁军一直到王孝和，每个人都有遗书的特写，而且逐段朗诵，这就显得重复了。夏衍同志说，我们的新闻纪录片有一个痼疾，就是一个“多”字，即舍不得割爱，主题多、材料多、解说词多，加上好发议论。这部影片着重写一些解放前的苦难是完全必要的，可以使青年人知道过去的灾难和老一辈革命家英勇奋斗的可敬可佩；用一些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镜头，也是必要的，但太“多”了就会起反作用，使年轻的观众觉得干革命太残酷了。

夏衍同志还谈了对《先驱者之歌》中的两支插曲的意见。他

认为第一支歌很长，画面是高山流水，不切题，而且对整部片子的节奏起了个原地踏步的作用，后面大军南下时，又有一支歌，这支歌又和一个烈士作的歌联系起来，就显得有编造的痕迹。

“枝蔓太多，是我们各种片种的一个共同的缺点。”夏衍同志感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群众观点。电影观众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影片的枝蔓，注意影片的长度。故事片《南昌起义》的内容丰富，但编导剪裁得当，这样大的题材全片只有九本，而《先驱者之歌》却也拍了九本，显得长了。我想，如果精减到七本，可能会精彩得多。人们常用“精彩”这两个字，精，就是精练，彩，就是文彩。艺术家创造一个作品，能工巧匠塑造一个艺术品的诀窍是使观众看了还要看，感到不够，留下余味，看后还在琢磨思考。相反，太多，太罗嗦，太重复，观众就会感到腻，感到烦，产生“又来了，又来了”的感觉。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才华的姐妹。”闻一多说过：“戴了镣铐跳舞，会跳得更好。”就是说，艺术家要给自己穿小鞋，对自己的作品要求严格一些，尽可能做到“言简意赅”、“要言不繁”。夏衍同志说：“今年九月，我们要纪念鲁迅先生百岁生日，我们剧作者，编剧，解说词作者，都应该把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仔细地认真地学习一下。鲁迅先生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又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这些话，不仅对年轻人，对‘老年人’也还是有用的。最近看到不少报刊上的文章，深深感到，40年前毛主席讲的‘党八股’现在还没有‘反对’掉，新闻片的解说词、小说的对话、故事片的对话，实在太多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实在太多了。”

年事已高的夏衍同志，工作很繁忙，但他还抽空审看创作人员写的剧本，不仅指出其思想内容上的问题，而且亲自动笔删改剧中的繁冗、拖沓之处。前些日子，新影厂编导陈光忠同志将自己的新作《美的呼唤》的拍摄提纲，送请夏衍同志审阅。夏衍同志